

但做小小“一朵红”

□张凌云

大疫当前，总希望能做点什么，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。除了捐款捐物、坚守岗位，做一名志愿者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机会来了，本市唯一的口罩生产厂家招募志愿者，得到消息后，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了20多位同事参与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原来这是一家专业生产N95、PM2.5和普通医学口罩的医疗企业，正当非常时期，相关部门多次到公司调研情况，指导政策，一方面要扩大再生产，另一方面材料紧缺，尤其是大部分工人仍未返岗，亟待人力支援，所以市里一发出倡议，立即得到了包括本单位在内的社会各界积极响应。

我们的任务是每天晚上6点工作到9点钟，连续工作一星期。来到企业，穿过几道门楼，匆匆参观了生产车间，再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，还没来得及适应新鲜劲儿，我们即投入了紧张的“战斗”之中。

其实作为志愿者，我们从事的只是一些后道加工程序，钉耳带、贴鼻条、装袋、塑封……任务不算复杂，重要的是认真细致。每个人戴好口罩头套手套等

防护用具，围着几张硕大的工作台，从完全生涩的新手到半熟练的“装配工”，大家你追我赶，展开了一场火热的劳动竞赛。

钉耳带就是将口罩片上两根绕在耳朵上的松紧带钉牢。这道工序最为简单，有专门的耳带口罩机，耳带被嵌于相应位置，只需操作员将口罩片放到传送带上，钉耳带由机器自动完成。鼻条是口罩鼻梁上一根可以弯曲变形的塑料条，对口中呼出的雾气起阻挡作用，同样有专用的鼻条焊接机，不过相比前者稍微复杂些，需操作员将口罩片对准位置，再按动工作键，随着“嗒嗒”两声，鼻梁条就被装好了。装袋是纯手工操作。塑封也有专门的塑封机，双手轻轻一压一送，装进袋子里的口罩就被封好，最大的不同，是不能坐下，必须站着操作。最后是装箱，将成品的口罩装进包装箱里，就可以发往最需要的地方去了。

虽然这些工序都不难，但都是流水作业，量很大，时间久了，对体力精力是个考验。就拿塑封来说，有位同事腰椎不好，长时间的站立使他的腰间又疼痛起来，但他只是揉了揉放松一下，继续作业。工作间里无法喝水，大家都忍着干渴，实在不行了，有位同事飞奔至外面的车里喝了几口水又飞奔而回，“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而让整条生产线掉链子！”不再年轻的他，眼里竟露出一丝羞涩的笑。

时间在点滴流淌，夜色越来越深，而有一种颜色却愈来愈鲜



亮起来。那就是我们统一的着装，作为志愿者身份的“红马甲”。渐渐的，我的眼里不再有别的东西，只留下一种红色，那代表着我们快马加鞭加油干的燃烧红心，更象征着全国人民在抗疫面前凝聚起的一种大爱。红色是希望、是火焰、是热血，乍暖还寒的日子即将过去，没有什么

可以阻挡春天的步伐。

3个小时，我们完成了1万多只口罩的加工量，3天下来，数量攀升到4万多只，预计整个一周，我们可以完成10万只口罩的生产量。可能我仍将持续下去，我愿意继续这份工作，做那无数逆行者中的小小“一朵红”，守得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。

文明与病毒之间 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

——读《血疫：埃博拉的故事》

□李庆林

2020年伊始，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，全国上下一条心，共同战“疫”，与可怕的病毒搏斗。在此之际，阅读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·普雷斯顿于1994年撰写的《血疫：埃博拉的故事》，不仅有借鉴意义，更有广泛的社会学、人类学意义。普雷斯顿在该书最后的一句“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”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。

书中从法国人夏尔·莫内说起，引出那个1967年爆发于德国的“马尔堡病毒”。而莫内是在此病毒爆发的13年后，也就是1980年年初，居住工作于肯尼亚与乌干达交界的埃尔贡山一角。那里有着非洲典型的热带雨林，当莫内进入过那个很可能是“马尔堡病毒”原始栖身地的奇塔姆洞后，如作者的细节描写，他要么在洞内划破过手，并接触到果蝠粪便，或其他病毒源物质；要么在平时喂猴子时感染；甚至一只病死在他手中的织布鸟，也具备使他感染的可能性。不久后，病毒在莫内身上显现发作，情形极其吓人，双眼通红、神志呆滞、咳着黑血。他坐飞机前往内罗毕医院，因呕吐物喷发，传染了穆索凯医生。莫内

于次日死去，穆索凯医生出现症状后，竟在十几天后治愈。因这次病毒事件，以及1976年9月的“扎伊尔埃博拉病毒”事件，作者有感而发道：“文明与病毒之间，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。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，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。”

由此，作者开始探寻，追溯到1967年的德国马尔堡。那里当时有个“贝林制药厂”，每年从乌干达进口野生绿猴，利用绿猴的肾脏细胞生产疫苗。殊不知，有一种病毒正在这些猴子间传播，并传染了第一个人克劳斯。克劳斯两周后死去，之后共感染了31人，死了7人，致死率为四分之一。这种使得宿主症状极可怕的病毒，被称为“马尔堡病毒”。直到1982年时，有个英国兽医琼斯回忆起了非常重要的细节。他知道欧洲每年从非洲进口13000多只猴子，而这些猴子上飞机前，需经过一次肉眼识别检查。看似病猴的被剔除，应该宰杀掉，却被经营公司老板板人装进笼子，运送到维多利亚湖上的一个小岛放生，从而形成恶性循环。

祸不单行，继而，1989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，灵长类

动物检疫中心收到从菲律宾发来的100只食蟹猴中，发现了高度传染的“马尔堡病毒”。猴子大量不明原因病死后，经工作人员解剖，发现此病毒。遂动用美军进入“猴舍”，杀光了所有猴子以及其他试验动物。并由此确认此病毒与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关系密切，被称为“雷斯顿病毒”，都属于可怕的丝状病毒。所幸不传染人类，令人类逃过一劫。

人类能永远这么幸运吗？无知又贪婪地攫取，愈来愈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，无休止地践踏破坏生物圈，人类将逼近怎样的未来？真实，往往比想象更惊悚。

诚然，这确实是一本“人命关天”的书，作者在最后说：“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，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感染。”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我们应爱惜和保护地球家园！

作者于1993年亲自进入了那个“恐怖”的奇塔姆洞，并未探寻到任何病毒的蛛丝马迹。病毒无影无踪，既古老又狡猾，它必须寄生在宿主身上，才能无限复制。我们必须科学理性地保护大自然，才能更有序地繁衍生息，才能更好地与所有物种共生共存！

抗“疫”小记

□黎杰源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本以为自己不是医务人员，也不是主要单位的工作人员，可以一直宅在家里，直到疫情结束。没想到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大年初五那天，就接到县、镇通知：所有驻村工作队队员要全部到岗，全力配合村里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。

疫情就是命令，作为一名驻村工作队队员就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，于是，我收拾好行囊向村里进发。一到村里马上投入工作，进村入户排查外地返乡人员，张贴各种公告和疫情防控宣传资料，对村里的公共场所喷洒消毒液。更为棘手的是进村入户劝散聚集的人群。因为春节期间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取消了，许多村民按捺不住寂寞，便聚集在村里的小卖部或比较宽敞的地方打牌、打麻将。我们去到那里后，向村民宣传疫情的严重性，宣传防控的措施办法：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少外出、不聚集。经过我们苦口婆心的宣传和劝说，村民们都十分配合我们的工作，他们主动散开并表示今后尽量留在家不外出。群众的理解、配合、支持，使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，工作起来也更加轻松自如。

随后，我们又借鉴其他各地的做法，在进村和出村的道路都设置了疫情排查监测点，我们值守的监测点旁边有一户人家，户主叫欧炯明，他为人十分热情，不但向我们提供设卡所需的桌子、凳子等物品，还为我们提供茶水，他的爱人、儿子每天为我们准备可口的午餐。老欧还主动当起了志愿者，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值守，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进行排查登记，测量体温。老欧一家人都在为我们做服务工作，为我们提供各种便利，这令我们十



分感动。村里有几名志愿者也参与到抗疫中来，值守、喷洒消毒水、发放防控宣传资料，每一样工作他们都抢着去干。低保户覃耀才也是一名志愿者，他坚持每天在监测点值守。“党委、政府给了我这么好的待遇，在这个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，我理应站出来，为政府分忧，为村民造福。”话语虽然很朴实，却给人以鼓舞和力量。在镇上当个体老板的欧贤见到大家守卡辛苦，带上方便面、八宝粥、矿泉水等物品来到监测点。党员志愿者陈金群见值守人员口罩奇缺，把自己买的一包口罩捐献出来给大家用。后来有几个路过的村民听说值守人员的口罩戴了几天都没更换，于是拿出自己购买的口罩给值守人员配戴。

俗话说：患难之中见真情。在大疫面前，这些普普通通的村民表现出的大爱。这让我们感受到，我们不是孤独地在抗疫，我们有坚强的后盾，全村人都在支持我们。全村人的团结在患难之中经受了考验，有了这股力量的汇聚，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、战胜不了的困难呢？

我的抗疫经历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但经过二十多天的持续奋战，让我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。只有团结，我们才能众志成城，只有团结，我们才能共渡难关，只有团结，才能使我们焕发前所未有的凝聚力，有了这种凝聚力，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